

學

統

學統卷之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

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大中公所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秘

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  
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諭  
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  
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  
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  
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  
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  
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

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  
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  
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  
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  
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  
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厚看詳國子  
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  
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  
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

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六月上疏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

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

通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



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  
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  
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  
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  
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  
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  
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哲宗或服  
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  
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雖哲宗諭

以少休不去也。人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哲宗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哲宗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  
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  
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  
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  
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  
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  
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  
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

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詆謗。一日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

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厯造臺諫膽口問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

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  
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中  
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  
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  
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  
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  
尤臧氏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  
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  
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受命卽謁

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

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  
衰。尚覲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  
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於疾革。門人進  
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  
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初。明道嘗謂  
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  
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先生旣歿。昔之  
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  
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



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蓋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敬爲要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橫渠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字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成就其微言精發揮聖賢之秘奧則在語錄及易傳春秋傳等書蓋其道大約與明道同惜乎遭時不幸未究所施鳴乎道之興與廢也豈非天耶而或者猶以執理不化

爲先生病則大謬矣。涪人祠先生於北巖。學者稱涪  
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  
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  
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又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  
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  
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

非同拘土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氏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  
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

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  
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  
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  
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  
再適人以謂盜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爲何敢

說這樣話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問以言乎德則並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和靖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䟽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

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

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先生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而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錮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後弟子請益有及易書

者方命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門弟子  
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  
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  
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然後著書  
著書不得已也

胡文定公言於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  
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  
遂起韋布超居經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  
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

循而循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且  
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  
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  
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  
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  
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  
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  
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  
訕。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

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人○



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攻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伏望特降指揮、哀集遺書、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也、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鄒氏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又曰、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

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清苗可。且放過。而伊川  
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  
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  
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  
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  
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企。學者只當以此爲法。  
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  
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又曰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又曰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非久於玩索者  
不能識其味。

又曰伊川語親切。

又曰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

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  
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問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  
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伊川

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  
曰然。

又曰今之想像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  
年又濟以寬平處。

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聖  
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  
致天下如三代之盛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地說  
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法  
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

然恁地。

朱子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闕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爾。况春秋大義。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爾。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家自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益無小小不同只是  
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  
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  
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  
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朱子曰宰相尊賢  
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

又曰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曾

說過湖南正以爲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  
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  
端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又曰伊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  
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  
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爾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又云仁者天下



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子貢問者當精看此等處。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某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朱子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

問伊川荅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其

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爾然亦有病者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黈纁荅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畧發還只是未發朱子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纁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

問伊川荅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  
朱子曰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只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  
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  
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太段發出便已有一毫  
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  
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  
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  
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

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  
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朱子曰。未發之前。須  
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  
成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  
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  
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  
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  
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是。

問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朱子曰。說得已。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云。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朱子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

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纔說知覺，恐便是動。曰：此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問：伊川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朱子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問伊川云靜中有物如何朱子曰有聞見之理在卽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畢竟此物云何朱子曰只太極也

又曰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云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方有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朱子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朱子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會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朱子曰固是曰伊川說就孝弟中便



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曰。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爲一事。橫渠以爲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事。

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朱子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

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朱子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不然尋常未常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又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他做去

又曰伊川言心卽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

敬軒薛氏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又曰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整庵羅氏曰楊慈湖紀先訓內一條云近世有以小  
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

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說因議及伊川又回護數語云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爾家庭議論如出一口決非偶然之故得無以其所覺者爲極致遂敢於自大耶夫以大舜之聖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他惟是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非人倫庶物之理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萬世之所

通行者而可目之爲小道哉。若謂大道混成不容分  
析。則伏羲既畫八卦。又重爲六十四卦。文王繫卦。周  
公繫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許多文字。何其不憚煩也。  
安知千條萬緒。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  
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爲一。伊川所作易傳。蓋  
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目之耶。必如其言。  
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黃而瞿曇獨  
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

高景逸曰。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先生之道。通於天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生之道備於一身釋有普賢人知尊之人有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防之者禮學如先生乃曰克己復禮

愚按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故凡聖狂賢愚之分吉凶理亂之界惟在一敬肆之間而已矣二程子旣以一敬接千聖之傳而伊川則特爲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反覆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爲起凡入聖之地朱子謂程氏之有功於後學最是主

敬得力而當時東坡蘇氏則曰軾生平疾程頤之  
奸不假辭色又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夫程子而至  
目之奸此固不待辨不知敬之一言何所負於東  
坡而必欲打破而後愉快耶後世邪說倡異學熾  
猖狂恣肆波流雲擾聖門敬字直破碎於浮屠拳  
棒下矣卽如有明之季士大夫爲王氏之學者群  
居聚會膜拜誦金剛經譚指月錄依舊叅和孔子  
號稱講學時人目之爲白蓮會至溫陵李氏則更  
削髮披緇裸體上座號曰現身說法開口便譏詬

閩笑程朱嫚罵詆毀至不忍聞。自以爲解脫三昧。一切不礙。而不知其得罪名教。與異類同歸。嗚呼。不敬之害。抑至於此。惜不令坡仙輩見之。近復有謂晦翁言伊川叅某僧有得。反竊其說以爲洛學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片言隻字。自竺典中來者。耶。伊川斷不取。佛說晦翁亦決無此言。殆好事者爲此論。以自解免爾。嗚呼。世俗匪人不憚厚誣。前哲往往如此。可爲三嘆。



學統卷之八終

學統卷之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朱晦庵先生

先生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朱爲新安著姓世有偉人韋齋公諱崧字喬年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因仕入閩以宋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溪之官舍先生自幼穎悟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

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齊公異之。五歲就傳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卽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王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

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  
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  
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  
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  
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  
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  
誤之也夫口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  
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

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蒙  
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  
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  
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於朝廷而已今之監  
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  
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  
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爾隆興元年  
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  
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

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

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命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孝宗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先生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先生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

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  
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  
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  
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  
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  
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



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卽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

深有所傷而終亦不能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先生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孝宗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

孝宗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

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體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而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

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創。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先生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

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  
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疏○於○爲○政○孝○宗○謂○王○淮○  
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  
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  
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  
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  
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  
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  
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

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  
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  
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  
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  
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  
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孝  
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  
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  
未行。旣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

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旣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



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惡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

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平生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嘿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

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

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先生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寶文閣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

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

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朴旣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

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遷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



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公明剛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漸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

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

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

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  
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  
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  
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  
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  
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  
工部官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  
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  
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

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

望○乃○除○先○生○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再○辭○  
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  
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  
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  
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  
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  
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爾○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  
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  
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其

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宣。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傳。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大。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克。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

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寧宗手  
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  
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  
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  
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  
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  
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寧宗未還大內恐名體  
不正而疑議生口。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  
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左右

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

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  
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  
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  
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  
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  
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  
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  
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  
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興衛入宮之

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端任已私。而陛下亦得

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寧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勉寧宗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文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

各得其理。先生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  
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  
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  
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  
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  
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  
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大上皇帝偶違  
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  
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

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



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億宣廟室更剝別廟以奉四祖始宣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先生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

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寧宗且諫。且拜內侍。  
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傳  
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先生  
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  
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  
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  
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  
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  
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

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  
廷大權悉歸侂冑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  
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  
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  
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  
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  
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  
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  
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

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住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汝

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  
黨卽旨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  
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  
論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  
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  
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異儒者更名  
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  
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  
者笑而不荅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

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先生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譚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  
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  
於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  
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  
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  
極所謂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嘗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  
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

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書○有○  
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  
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  
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  
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平○生○爲○  
文○凡○一○百○卷○生○徒○問○荅○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  
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  
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七○子○列○於○從○祀○不○報○淳○祐○



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靖獻公。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於學官。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啟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子二。埜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延平李氏與其友人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

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

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旣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

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  
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  
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  
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  
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  
卽死汝往事之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  
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  
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

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其穎悟絕人。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

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

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克○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

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

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德。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



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克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

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纂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荅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旣以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

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

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湮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

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樂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竝立。高言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立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

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  
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  
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  
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  
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  
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  
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  
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  
思。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

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振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旣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闡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厯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

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倫。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

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

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  
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  
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  
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  
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  
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  
心端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  
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

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迷惑。麗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又曰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克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則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

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

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

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



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  
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  
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  
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  
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能○  
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未○  
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  
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  
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墮○於○荆○棘○獲○

筭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驚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淺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旣加考索。厯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

削其不。今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辭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靡。

如響愈扣愈深。亶亶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  
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  
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  
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  
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  
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爾。謂可  
操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  
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  
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

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  
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  
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  
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到。提  
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爲之語。必  
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  
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  
矣。嗚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  
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

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  
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  
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  
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  
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  
之餘。六經旣已爛脫。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  
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  
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  
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

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  
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  
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  
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微○  
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  
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  
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飲  
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

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竝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



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竝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紉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此閭節授之法壤、射飲

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曲  
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  
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  
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  
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乎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  
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  
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  
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  
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

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泯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皆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

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開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

學  
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  
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  
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與。嗚乎。帝王不  
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  
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  
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  
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  
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

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又曰：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又曰：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又曰：朱子釋坤之初六，扶陽抑陰之旨微矣。

又曰：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  
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  
費詞也朱子詩集傳蓋得此法矣

又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  
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真所謂豁  
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  
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

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念過、盡得明道談詩意也。

又曰、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又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



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銜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爲聖爲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又曰。四書經文集註。爲聖爲賢。皆由此入。惟讀者須知實得。乃有其效爾。

又曰。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又曰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又曰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  
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  
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又曰朱子解剝太極圖括盡周子圖說至爲精密。  
又曰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於太極圖解。

又曰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  
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  
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

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又曰。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

又曰。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又曰。朱子楚詞集註成於晚年。所感者深矣。

又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又曰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爲之發明後世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又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  
朱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  
註故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探  
一也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  
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  
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孔子之後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節發  
明二子之學者朱子也

又曰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於此觀之

又曰朱子盡得程子之學故曰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又曰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意而無泛論

又曰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

又曰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

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又曰千載而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又曰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

是何異鵠鵠得腐鼠而嚇鵠鸞也

又曰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與致知格物皆失程

子之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又曰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又曰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  
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之語其  
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卽理也之語其論氣質  
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物格之類  
皆本於程子。

又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又曰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  
龍作。



又曰一時之強弱決不能奪萬世之是非名義具有可畏觀朱子綱目書法可見。

又曰史至朱子綱目而名分明。

又曰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羣姦得志終至僨國豈非後世之鑑。

又曰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美哉言乎。

又曰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言性卽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又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又曰朱子荅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仍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爲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敬齋胡氏曰。看來朱子只恁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

縮朱子直是豪氣

又曰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又曰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昔陸子靜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凌空駕虛之病與程子收歛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趨簡徑樂閑曠者所便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又曰朱子體段大約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整庵羅氏曰朱子年十五六卽有志於道求之釋氏者幾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於是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旣卒又得南軒張子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延平嘗

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訛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今漸能消釋於日用處意思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觀乎此書可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於南軒往復論辨書尺不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發明心學之妙殆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誠明兩進著述亦富當時從游之士後世私淑之徒累千百人未必皆在今人之

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  
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  
朱○子○乎○何○傷○

顧○涇○陽○曰○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義○堯○諸○大○聖○之○道○  
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  
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又○曰○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  
銘○伊○川○不○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信○而○好○之○且○爲○

考訂釐正推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訕不容於世曾不爲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又曰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論造詣卽顏孟猶有歉焉論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

高景逸曰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  
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  
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分  
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爲二朱  
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又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  
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心  
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  
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



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又曰。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爲萬世。卽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命矣。

又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粘而離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認爲衍文。爾若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子無異。指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

又曰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又曰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歷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觴估酌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稱量過

來若人、不曾用得某許多工夫、却也看某底、不出其  
註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不  
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憚  
也。

又曰、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會思、孟然、當孟  
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克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  
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程張朱、然當  
朱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克塞、不有朱子、孔子之  
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

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

愚按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朱子著述甚富、就

中○出○於○門○人○之○紀○述○不○無○一○二○出○入○而○要○不○盡○其○  
全○體○蓋○居○敬○窮○理○之○言○實○與○堯○舜○精○一○孔○顏○博○約○  
之○旨○先○後○一○揆○聖○人○復○起○殆○不○能○易○矣○象○山○則○曰○  
朱○元○晦○誠○泰○山○喬○嶽○惜○乎○其○未○聞○道○也○夫○朱○子○之○  
道○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之○道○也○  
如○象○山○之○言○夫○必○如○何○而○後○謂○之○聞○道○耶○若○曰○汝○  
耳○自○聰○汝○目○自○明○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是○聞○道○  
恐○去○道○益○遠○矣○嗚○乎○此○象○山○之○所○謂○道○非○吾○之○所○  
謂○道○象○山○之○所○謂○聞○非○吾○之○所○謂○聞○也○而○陽○明○之○

羅整庵書有曰、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  
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  
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可哀也已、韓氏云、佛老之害  
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  
未壞之前、而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  
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乎、若守仁  
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矣、信如書言、是陽明以朱子爲楊墨、爲佛老、而居  
然自比於孟軻韓愈矣、嗚乎、朱子而果楊墨佛老

耶陽明而果孟軻韓愈耶此兒童之見狂病喪心之語不足深辨者也陽明騁一時之智力以就功名觀其所豎不在管晏之下載籍以來如陽明者亦夥矣未見其盡攘臂仲尼之庭也顧乃氣驕志溢妄自尊大拾先賢之口唾爲秘密寶藏因而輕肆詆毀以爲名高以熒惑狂愚之耳目而不知彼之所持以傲先賢者固先賢之所鄙棄而不屑道者也一時昏昏聾聵坐受其欺卽號稱聰明才智之士間亦洞察其爲說之非而往往嗜欲動於中

功○利○移○於○外○遂○亦○不○勝○其○好○高○欲○速○之○私○且○又○以○  
爲○既○有○一○名○高○饒○氣○勢○者○爲○之○倡○因○不○憚○羣○趨○而○  
爭○附○之○猖○狂○怪○誕○日○增○月○盛○雖○以○陷○溺○人○心○克○塞○  
宇○宙○而○不○顧○既○乃○知○人○心○之○不○死○公○論○之○難○勝○則○  
又○變○爲○展○轉○回○護○之○計○作○晚○年○定○論○以○自○解○免○若○  
曰○朱○子○晚○年○所○見○與○我○同○也○嗚○乎○同○不○同○定○不○定○  
姑○置○不○論○就○如○所○云○是○前○此○未○嘗○實○見○朱○之○所○以○  
爲○朱○而○遽○乃○呶○呶○焉○加○之○詆○誣○其○亦○何○辭○於○非○聖○  
之○辜○也○耶○嗚○乎○邪○焰○之○熾○烈○於○猛○火○蔓○延○流○毒○猝○



難滅熄百餘年來瞿曇陋習中人心髓東魯之書  
悉化而爲西竺之典名爲孔氏六經實則禪家六  
籍矣苟非有真知定見鮮有不惑於其說者嗚乎  
誰實爲之誠不能不太息痛憾於斯人也

學統卷之九終